

读者文摘书系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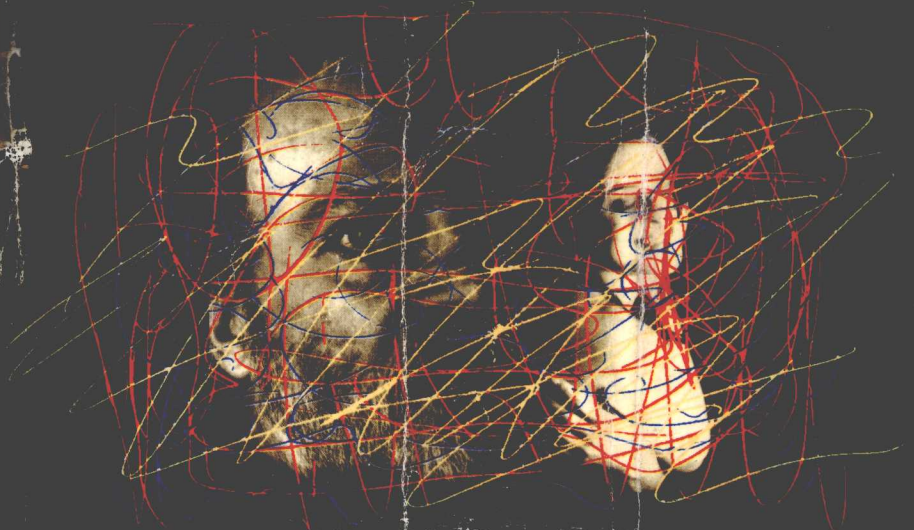
美国《读者文摘》每月以十九种文字印行

全球销售超过二千七百万册

是拥有一亿读者的畅销之王

■ 罗伯特·凯尼等 著  
■ 刘言 编译

# 感动美国的 故事



GANDONG  
MEIGUODE  
GUSHI

青海人民出版社

# 读者文摘书系

- 1 -



感动美国的故事

罗伯特·凯尼等/著 刘言/编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第一卷 心灵之旅

赠以宽恕 .....	1
最后一场高尔夫 .....	8
天赐芳邻 .....	16
睦邻小偷 .....	21
天外传来无限情 .....	24
人生何处不相逢 .....	30
地铁怪吻 .....	33
不打不相识 .....	35
冤鬼侍者 .....	37
致谢之旅 .....	40
电话街坊 .....	42
小岛夏日闲 .....	45
母亲的善因 .....	48
那一堆窗帘 .....	52
我家的大陶瓶 .....	56
情缠餐桌 .....	59
英雄给我们的启示 .....	62

## 第二卷 死神与天使

续命礼赠 .....	69
死神面前读秒 .....	75

云海迷航 .....	82
烈火中小女孩 .....	89
魔鬼夹 .....	96
超凡勇气 .....	101
在鬼洞那个下午 .....	107
谢谢你来 .....	112
没人救我吗? .....	115
勇者不死 .....	122
一双白跑鞋 .....	129
天使化身 .....	135
父母最忧惧的事 .....	140

### 第三卷 挚爱真情

最爱 .....	147
我的心上人,我的妻 .....	151
千里姻缘一线牵 .....	156
忘不了的爱 .....	159
长相依 .....	165
幸福连环爱无限 .....	168
身残爱更深 .....	174
指环故事 .....	181
我的灰姑娘衣裳 .....	191
意想不到的爱 .....	193
祸福与共话夫妻 .....	199
爱从哪里来 .....	203
花菜情 .....	208

## 第四卷 温馨的故事

父子爱怨 .....	211
欢笑家庭 .....	217
慈爱 .....	223
梦寐以求的房间 .....	228
白梔子花之迷 .....	231
永恒的情人节 .....	234
运动员母亲心声 .....	237
人生滋味 .....	240
冒牌大元帅 .....	244
父子兄弟 .....	250
酸甜父母心 .....	254
为父首要职责 .....	259
父亲,听我说 .....	263
有子初长成 .....	266
一把黑莓果 .....	270

## 第五卷 相信自己

我也要自由奔驰 .....	276
我的 100 元信托基金 .....	282
生日快乐歌 .....	290
我们成为弟兄那天 .....	294
吾儿三寸不烂之舌 .....	300
最后一个球季 .....	303
心领神会 .....	307
“爹,放手!” .....	312

诺言 .....	315
向前迈进 .....	320
嫂嫂毕业了 .....	324
引路天使 .....	326
我的编辑师父 .....	332
掀开帷幔 .....	338
紧张爸爸 .....	342
鞋子里的松鼠 .....	345
有其母必有其女 .....	350
吾母吾师 .....	352
祖母的洗衣哲学 .....	357

## 第六卷 希望的哲学

翼残志不残 .....	360
以音乐作通行证 .....	365
绝境中创出事业 .....	371
凡人也可以创奇迹 .....	379
贫民区小硬汉 .....	387
择善固执 .....	395
拼凑希望 .....	400
宝刀未老 .....	403
人要衣装 .....	407
锦心绣手 .....	409

## 心 · 灵 · 之 · 旅



### 赠以宽恕

金芙紧张得浑身颤抖。她离开多伦多唐人街她自己的小公寓和家人，去搭飞机前往华盛顿。那天是1996年11月11日美国退伍军人节，她预定在越战退伍军人纪念广场对两千多人演说。

听众中有一个人对这一天盼望已久，但也深感不安。他以前是美军军官，曾两度到越南服役，与金芙从来没见过面，可是这两个人的人生却难分难解地交织了24年之久。

9岁的潘氏金芙瑟缩在南越小村盞盘里一座佛塔中，听到机群隆隆飞近，对她母亲说：“妈妈，我好害怕。”她身畔有务农的父亲，还有6个兄弟姊妹。他们以为，军队应该不会来炸佛门之地的。

越战已经打了十多年，1972年夏天，战火蔓延至西贡西北65公里的一号公路。

北越军队在村子的东北方掘壕布阵，威胁村子南面的南越

军队，只有百余人口的盞盘村则陷在两军对峙之间。很多村民已逃离，但6月8日早晨仍有30人躲藏到村里的佛庙中去。

忽然之间，金芙瞧见外面升起阵阵黄烟。有个南越士兵也躲藏在庙里，认出那是目标引导信号，大声嚷道：“他们要炸这里了，大家赶快逃！”

首先跑出去的是金芙、她的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跟着是她父母和其他长辈，他们由于带着小孩子，跑得慢。四架由南越飞行员驾驶的单引擎A-1E型美制攻击机以200余米的高度飞入村中。金芙在奔逃的儿童群中回头瞧，见到4颗炸弹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瞬息之间，她被灼人的浓烟烈火吞噬了。

那些罐形炸弹装满了凝固汽油，撞落在金芙背后的地上立刻燃烧，又溅到金芙背上。冻胶状的汽油沾到任何东西都立刻引燃，她穿的印花棉衣和裤子、甚至凉鞋都燃烧起来，背脊和左臂上的皮肤烧焦脱落。

金芙非常惊恐，只顾奔跑。起初她没什么感觉，接着她觉得自己像是被投进了火坑，又见到手臂皮肤有如从玩偶身上脱除衣衫那样剥落，不禁大惊。她赤裸着往村外跑，嘴里喊叫：“好热呀！救命！”

金芙张开两臂从浓烟中跑出来的时候，美联社摄影记者涅克·乌特给她拍了照片。在场的新闻记者见状，都吓坏了，赶忙各自拿水壶倒水浇在金芙身上。金芙昏厥倒地，大家急速送她到附近的医院去。

当时人人都以为她死定了。

轰炸后三天，美国陆军上尉约翰·普隆默在第三区作战总部餐厅拿起一份报纸。普隆默24岁，是职业军官，外表刚强，其实天性善感，已离婚。他是资深直升机驾驶员，那时负责指挥轰



炸任务。

普隆默打开报纸，看到第一版上跨栏刊出的金芙照片。他心想，这孩子实在可怜。接着他看到图片说明：“炸弹下余生的儿童在一号公路上逃命。”他心里直翻腾。

他记得那天的事。当天下午大约一点钟，他接到盞盘南越部队一名美军顾问的无线电话：“我们给北越部队困住了。”那顾问要求空中支援，并说了北越部队所在的方位盞盘村边缘。

普隆默想到轰炸会危及平民，便问：“有没有我方军民？”对方答道：“没有，全走了。”于是普隆默打电话给附近本瓦机场的南越军队指挥总部，下令空袭。为了确定村民已经撤走，他又打电话给古芝军区总部的美国顾问。回电说：“证实撤清。”

这时他瞪着金芙的照片，她的痛苦已永远记录下来。他想到自己的儿子年纪和她差不多，似乎嗅到那女娃皮肉烧焦的气味。他震惊之下茫然若失，将报纸指给餐桌对面坐着的一位情报官看，说：“那是我干的。”

金芙没死。她在西贡（今胡志明市）的巴尔斯基医院住了14个月，接受了17次皮肤移植手术后出院，由她母亲余玉纽照料。她左臂完全丧失机能，手掌合拢成爪状，头部因两肩皮肤移植得太紧而无法转动。

天气越热，金芙的背部和左臂就越疼痛。移植的皮肤没有汗腺，血液循环也差。金芙对母亲说：“我觉得像几百把刀在割我的肉。”

母亲每天帮她运动，终于能把手掌打开了。但她背部和手臂上一条条移植的皮肤高低不平，状如河流。金芙常常淋浴后就站在镜前哭泣，心想：“我这么丑，没人会娶我的。”

1972年11月，普隆默在越南作战期满，调回美国本土担任

直升机飞行教官。他把在盞盘轰炸行动中的作为深锁心中，但偶尔也会在噩梦中重见。

梦中普隆默会先看到乌特拍的金芙照片——两臂张开，嘴巴张大，发出听不见的喊叫声。接着那影像会扩大，见到金芙的兄弟和堂兄弟跟她一起奔跑，最后会听到他们喊叫，声音越来越大，直至他感到自己似乎被这群控诉他的孩子团团围住为止。

为了消减自己的罪咎感，普隆默开始酗酒。1973年7月他再婚，但是仍守着心底的秘密。他心想，没有人会了解的。

乌特拍的那幅照片获得了普立兹新闻奖，似乎到处可见。1977年普隆默去亚特兰大出差，在计程车里的报纸上又见到了那幅照片。他的罪咎感立刻重新浮现。

金芙在医院长住的经历，引发了她学医济世的大志。她非常用功，成绩优异。1982年她19岁，外国记者去越南采访“照片中的小女孩”。她起初觉得很开心，后来便发觉当局有意利用她作宣传，使她在那年内被迫接受了两百多次采访，后来又要她停学以便随传随到。

金芙最后一次骑脚踏车经过学校时，她停下来望向校内，想看看她的同学。她暗忖：“我又成为受害者了。”

普隆默因酗酒，于1979年再度离婚。这是恶性循环；他为了忘却那次轰炸而酗酒，可是饮酒使他更为梦魇所苦。他曾于退伍越战直升机驾驶员的聚会中，破口大骂反战分子利用乌特那幅照片作宣传。

他对他的女朋友嚷道：“真相如何是没有人会在乎的。”他有苦难说，出拳击墙，因用力过猛把在越南买的碧玉戒指敲碎了。他沮丧绝望，也参加越战退伍军人集体心理治疗的交谈会，但仍

是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在盞盘轰炸中干了什么事。普隆默心想：“天下只有一个人可以卸下这个重担，而我只知道她在越南。”

金芙偶然阅读圣经新约全书，深受感动，开始去一家基督教会听讲道。她也从圣经中明白应以恕道待人，心想：“我这样自怜，只会令自己更难受。”1986年，政府送她去古巴去学西班牙文和药剂学。她那时苦于偏头痛，而且得了糖尿病和哮喘。不过，宗教信仰帮了她，同时还有白辉端在她身畔。27岁的白辉端说话温和有礼，也是在古巴学习的越南学生，刚在哈瓦那大学取得英国文学学位，准备再进研究所深造。1992年，他和金芙结了婚。

金芙已有了爱她而又不嫌弃她伤疤的丈夫，但是还有个秘密心愿：追求自由。小两口到莫斯科去度蜜月，回程中所乘古巴航空公司客机飞离俄罗斯，前往加拿大纽芬兰加油。金芙默默祈祷，然后神情紧张地转身面向丈夫，两手圈住他的手说：“我们有一个获得自由的机会——我要在加拿大下飞机。”

三小时后，这对新婚夫妇告诉加拿大移民局官员说：“我们要留下来。”

1995年7月，维基尼亚州小城普西维尔一位47岁的循道会新任牧师约翰·普隆默在布道，谈的是酗酒问题。他对教区信徒说：“我明白，因为我是过来人。”

他已再婚，妻子琼妮协助他戒掉了酒瘾。他放弃军事工业界的高薪工作，转任神职，人生终于有了转变。

他还是没有勇气提起20年前的事，不过他告诉了琼妮。琼妮很同情他，但仍然无法消除他的噩梦。有个夜晚他又做那个梦，浑身冷汗醒来，绝望地对她说：“看来我一辈子心里难安了。”

1996年6月一个湿热的夏夜，普隆默在看杂志，偶尔抬起头来看电视，见到荧幕上正映出“那幅照片”。他最初直觉地想关掉电视，但是没有关，反而将声音放大。

“她还活着！”普隆默心里大喊，整个人呆住了。他看见金芙已经是33岁的妇人，大吃一惊；因为在他记忆中她仍是9岁女娃娃。他听说她和丈夫住在多伦多，还有个儿子，觉得难以置信。

一阵清凉微风掠过挤满了越战退伍军人纪念广场上的数千民众。人群中十来个朋友围着普隆默夫妇。普隆默获悉金芙今天会到此地演讲，决定前来请求她宽恕；前一个晚上他向朋友说出了全盘经过。

他突然见到警察护送一位小个子的东方女性走近贵宾座区。他对琼妮说：“就是她。”金芙走到麦克风前，以温和坚定的声音说道：“我只是为了出点力帮助制止世界上的战争和残杀，才记着一个战争的悲剧。”人群中鸦雀无声，金芙继续说：“如果我能当面和投下那个炸弹的人说话，我会告诉他，历史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应该为未来做些好事。”很多人放声哭了起来。

普隆默写了张便条，很简单：“亲爱的金芙，我就是那个人，希望私底下能和你晤谈。”他找到一名警员，悄悄吩咐：“请将这字条交给她。”但新闻记者一拥向前，金芙在护卫群中匆匆离开了。

普隆默和朋友跳过围绳，跟着金芙那一堆人。金芙的护卫听说普隆默就在后面，便问金芙是否愿意见他。她点了头。

在一排榆树下，金芙转身面对当年下令空袭盞盘的人。普隆默眼中是积聚了24年的痛苦和悔恨神情。他凝望她，看见那个在公路上奔跑的小姑娘，张着嘴发出听不到的呼喊。他心想：“求

求你，请你宽恕我。”但他们四目相望时，他只能说：“我抱歉。我十分抱歉。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

金芙立刻泪盈两眼，伸出两臂去拥抱普隆默，平静地对他说：“没事，没事。我宽恕。我原谅。”

普隆默听到这几个字——那是他长久以来一直想听到的话。他感到像背负着的大石卸下了。

他流着泪说：“我当时还查问过是不是有平民在村里。”金芙抱住他，不要他再讲下去。她说：“没事，没事。”两个战争受害者互相安慰。

普隆默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其后，普隆默和金芙常有联系。他曾到多伦多去看她一家三口。两人也商讨向世人宣扬宽恕慰藉之道。今年八月（注：1997年8月），金芙与她丈夫又添一子。

罗伯特·凯尼



## 最后一场高尔夫

家父是笃信“祸兮福所倚”的那种人。我十几岁时，略含挖苦之意地给他起了个“乐天鬼”的绰号，原因是他乐观得有悖常理，永远乐呵呵的，遇到难题或危机时总能处变不惊，并视之为“有助成长的机会”。

父亲在某著名工业出版公司任职高级推销员已经30年，协助把一家暮气沉沉的广告公司改造成欣欣向荣、资产值以百万美元计的大企业。在“乐天鬼”看来，勤奋工作可以说是一种游戏，因为工作包含了要解决难题。他这种人生观与他所喜爱的高尔夫运动的精神完全契合。

他第一次把球杆塞在我手上时，我才10岁上下。我在球场上不知发过多少次脾气，也不知摔过多少次球杆。我太急于求成了，因此他常常劝我：“放松些，好好领略其中乐趣，一场球眨眼间就打完了。”这几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我可全然不懂。

他说，打高尔夫的真正乐趣，在于每一杆都有不同的难题需要解决，例如上一杆打坏了该如何补救，怎样才能从障碍区里把

球打到平坦区去。在他看来，打高尔夫也可以磨练性格，因此他严格遵守规则：填平果岭上的凹坑；轮流击球；对手打出好球时上前祝贺。他认为这些礼貌行为之于这项运动就如同氧气之于人类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我却被束缚得透不过气来。

等到我终于不再急躁，人也成年之后，打高尔夫在老爸和我之间便远远不止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成了一个门口，使我得以进入父亲的精神世界，了解这个诙谐有趣、怪得可爱、通晓世情、值得我学习的人。

高尔夫球场成了我们父子俩聊天的场所，话题百无禁忌，包括性爱、女人、上帝、事业、金钱等等。我们激辩，但是从不伤感情；我们发现大家常常立场一致；我们各自使出浑身解数打球，务要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1969年7月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漫步那天，我们在打高尔夫；我结婚的前一天和我儿子出世的翌日，我们也在打高尔夫。我们曾在刮风下雨的日子打球，也曾在暑气逼人的日子打球；我们通常在黄昏打，在斜阳下跟着自己的影子行进。

## 不应该再拖了

父亲如今已年近80，而且，自从先后动过结肠造口手术和前列腺切除手术，就一直受种种讨厌的副作用折磨。他的双膝软弱无力，听觉日衰，白内障病情每况愈下。但是他从不提起这些问题，有时我提起，他也总是一笑置之，叫我不必担心。

10月一个潮湿寒冷的日子，我们到父亲很喜爱的那个球场去打球。早年他闭着眼睛也打得好的球，如今往往不是用力过度就是打歪。我攀上一个陡坡时，听见他轻声叫我伸手扶他。我如言搀住他，觉得他的手微微颤抖。我禁不住一阵心酸。在驾车

回家途中，我说：“我们说要去旅行已经说了好久，不应该再拖了。”

旅游目的地是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高尔夫迷心目中的圣地麦加。我们两人都去过那地方；我是以高尔夫专栏作家的身分去的，父亲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美国第八军航空队中士的身分驻扎在那里。不过父子俩不曾一起在那儿打过球。

出发前两周，他打电话来。“我出血了，”他说。原来是癌症复发，扩散到整个骨盆区，还扩散到背部和胃部。他说他只能再活一个月，最多两个月。

“我如果让他们给我全身注满毒液，也许可以多活几个星期，可是谁稀罕这个呢？”他说准备听天由命，我告诉他我欣赏他的勇气，他叫我把说话的力气省下，用来打高尔夫吧。“我要在圣安德鲁斯好好教训你，”他说，“咱们机场见。”

我们商定：去圣安德鲁斯之前先去英格兰打几场球。第一场选了在弗莱克尔敦村附近的皇家利泰姆球场打。二次大战期间，父亲曾以陆军航空队降落伞检验员的身分在那村子外驻扎，休假日多半在那里打过高尔夫球。

我们开车进入弗莱克尔敦村时，看见人行道上有许多小学生在互相推挤着前行。“当年基地周围常常有这样的小家伙流连，”父亲说，“我给其中很多拍了照。军营合作社的一堵墙上贴满了他们的照片。”

那天在球场上，父亲的步态轻盈灵活，我能想象他当年穿着中士军服潇洒挥杆的英姿。

我们在第十洞发球处旁的草地上坐下休息。“我们打得很差，”我说。

“不要紧，打得开心就行了。”



## 要快乐必须靠自己

次日晚上，我们跟一些当地人闲谈时，一位太太提到不久前在基地旧址举行的登陆诺曼第战友聚会。“因为那架轰炸机，他们还举行了隆重的追思礼拜，”她说。

“哪一架轰炸机？”我问。

“噢，就是坠毁的那架，”她答道。

我望着父亲，问道：“你知道那架轰炸机吗？”

父亲的脸色骤然转白。“知道，”他的声音低得只勉强可以听见，“跟我来。”

我随他走到村子中央教堂后面的墓地，来到一个巨大花岗岩十字架前。墓碑上共有 38 个名字。这是个集体坟墓。

“这些人是怎么死的？”我问。

“他们全是儿童，”他回答，“都是 4 岁或者 5 岁，在这教堂里的学校上学。我们一架轰炸机坠毁时撞在了学校上。”他闭上双眼，我不知道他是在祈祷，还是在回忆那宗我不敢设想的惨剧。

“当时是上午十时半左右，”父亲说，“我刚在行军床上躺下，想偷空打个盹，忽然听到上方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接着是爆炸声。我同另外几个人首先赶到学校。天哪，那景象骇人极了。燃烧的汽油沿着街道奔流。我记得大家都在拼命扒开飞机的残片、砖瓦和灰泥，而这些小宝贝都在下面，给活埋了……”

我看见泪水涌上父亲的眼睛，便伸出手臂去搂住他，父子俩就这样站了好几分钟。

他清了清嗓子，又说：“有个女孩特别可爱，老是笑呵呵的，我叫她做‘阳光小姐’。死者中有她。”

“我的天，”我在心里叫喊。

“飞机坠毁后一星期，我在基地布告板上发现女孩父母写的